

學術研究蜂湧谷歌，圖書館重整檢索系統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很多教授和學生視谷歌（Google）為研究入門，在此趨勢下，圖書館也不得不模仿谷歌的模式，把所有的書本、期刊資料聚攏，以便搜尋。去年，一個叫做 Orbis Cascade 的圖書館聯盟，對旗下兩大資訊服務廠商發出彼此合作的公開信。EBSCO 公司也發出令人鼓舞的數據共享政策。這種結果，大大裨益了讀者，使檢索範圍擴大，跳出了圖書館館藏的條條框框，還可以根據主題，找到研究重點指南和幫助他們研究的圖書館員姓名。

這種做法看似理想，結果卻很零亂，也造成張力。因為編製檢索的公司，常常同時做銷售資訊內容、數據等資料庫的生意。人們擔心，這些公司可能會替自己的產品謀好處。此外，如洪水暴發般的資料氾濫，反而使讀者找不到適當的資源。總之，無論哪種方式，都可能錯失相關資訊。圖書館界早已廣泛而激烈的辯論有關檢索工具的議題，最大的爭議就是，單一的檢索工具，是企圖改變人們研究的方法，並操控搜尋結果。丹佛大學圖書館主管等 3 人，根據 33 圖書館、6 大出版商的 8,765 種期刊的使用數據調查發現，有了檢索工具後，讀者的使用率提升，但是搜集到的內容，則因出版商的檢索服務不同而有差異。

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人類學家 Andrew Asher，於 2011 年開始了一個新的實驗，就兩所大學學生研究資料的搜尋，探討大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檢索工具與谷歌用戶的對照。他們發現，這些不透明的產品，產生了令人困擾的「偏好」問題。從這項研究可以看出，檢索工具商是如何與圖書館供應商串通，使其內容成為「基本索引」而容易被找到。

廠商們都宣稱，他們的檢索工具是公平地仲裁資訊。像 Ebsco 公司同時出版搜尋軟體和內容，在問到該公司設計檢索軟體時，會不會偏愛自己出版的內容。該公司副總裁說，那是競爭對手的說詞，雖然在尋找相關資料時，好像有偏好，但是跟內容供應商無關。可是，Asher 先生的實驗發現，搜尋的設定值決定學生選用的資源。例如：使用「谷歌學者(Google Scholar)」的學生多使用谷歌羅列的書籍，使用 Summon 的學生，用了很多報紙短評和雜誌短文，使用 Ebsco 搜尋服務，則使用很多的期刊文章，後者是報告得高分的利器。Asher 先生認為，在邏輯上說，不可能會有完全沒有偏好的檢索

工具，據他推測，檢索供應商可能覺得自己的內容，可以提供較好的資訊，因此提升了某些文章的出現率。

最糟的狀況是，檢索工具商與內容供應商不配合。如果圖書館使用某種檢索工具，不收錄某種出版品，就算圖書館買了該出版品，也檢索不出資料內容來。再者，圖書館員很難評估其檢索工具，包含哪些內容以及效果如何。於是，「內容中立」的呼聲漸漸流行，檢索供應商應該在搜索工具中，給予資訊平等的出現機會。這些資訊也應包括：期刊文章和描述文章作者、主題、期刊名稱和發布日期的「元數據」。

今年一月，ProQuest 和 Ex Libris 兩個競爭者，公佈了數據共享協議，EBSCO 也將與三個檢索供應商發展新的元數據共享政策。這些作法的功效如何，仍待商榷。根據 2012 年的調查，約只有 20% 的教員，搜尋其圖書館的線上目錄，而大學部的學生多喜歡一站式的檢索工具，雖然大家都知道，專業資料庫對嚴謹的治學，是很重要的。

2004 年，谷歌的「谷歌學者」問世，受到師生的歡迎。它以簡便的方法，廣泛地搜索學術文獻，不但是免費服務，還可以讓你追溯一篇文章被使用的情形。當然，它也有缺點，例如：搜尋功能有限、元數據不完整或不準確、虛增被引用的次數、缺乏使用統計、以及跨領域的區分不一致等。Asher 先生坦承，圖書館在檢索工具上所費不貲，但是連他自己也都只用「谷歌學者」，實在很慚愧。

譯者：趙維新

資料來源：103.4.21 高教紀事報